

关注

真正的文人书写——读徐则臣、李浩书法有感

□潘海波

近日,“雕琢未朴——作家徐则臣、李浩书法展”在山东淄博大铁像艺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展出了两位作家创作的百余幅书画作品,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经历和生活积淀在每一幅作品之中,笔墨风云,气象万千。他们的书法作品让观众在阅读作家作品之外,得以通过另一种途径理解作家,理解文学,理解生活。

我是个爱运动的人,但我不会成为一个健身狂人。不是我吃不了一天举几百次杠铃的那个苦,而是我觉得实在没有那样做的必要。说实话,有两种人我看了难受:一种是胸大肌和肩背雄壮到夸张程度的男性;一种是冷风中依旧穿着单薄行走街头以展示身段和姿色的女性。我为什么看了他们难受呢?因为我觉得他们不自然,换个说法,就是做作。我不知道别人怎样,自然而不做作是我欣赏事物的首要条件。

以在舞台上饰演大丈夫著称的戏剧表演艺术家裴艳玲说过,因为她是女人,她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是最美的男人,所以,她能够在舞台上比男人更好地展现男人。作为男人,我除了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是男人心目中最美的女人之外,我也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是女人心目中最美的男人。现实中一时找不到现成的例子,那就举个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吧,我觉得《三国演义》里的赵云应该是绝大多数女人心目中最美的男人。

赵云是武将,但很儒雅。他肯定天天练功,胸肌也不错,但不会达到夸张的程度。胸肌夸张的应该是樊哙、张飞和李逵,可他们肯定不是绝大多数女人心目中偶像的首选,甚至连前十也未必能进。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风流倜傥、儒雅洒脱的神采。

本来是谈书法的,为什么开篇用了这么长的话来说男人女人、女人男人呢?是因为我一看到那些天天临池苦练备战这展那展的专业书法家,就联想到那些天天在健身房举杠铃的男性;而一看到那些天天卖弄线条、章法、墨色等等的书法家,我就联想到大冬天行走街头冻得佝偻着肩背还刻意穿着单薄的那些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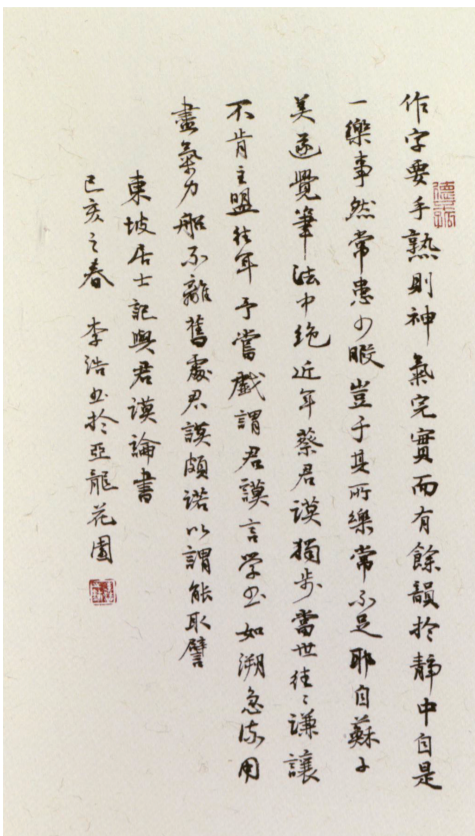
灵与肉、肉与灵,没有灵的肉有何意义?但是举目今天的书法界,这种“没有灵的肉”太多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走进书法展览的大厅,就如同走进了健身房,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肌肉男,听到的是哪哪咣哪哪杠铃的声音,真是够了。区分人之间,外表很重要,但绝不能仅仅看外表。区分书法之高下,技法很重要,但绝不能仅仅看技法。道理很简单,说多了都是废话,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懂的人居然还很多。就是因为不懂的人还很多,我们才会被大量技法娴熟但是缺乏思想和内涵的恶俗书法包围着。书法不是广场舞,它是属于大众的,但更是属于文人的,历史上许多好的书法作品都是文人创作出来的,今后最好的书法作品也必将继续由文人创作出来。然而,我们苦于看不到由真正文人创作出来的能够承袭中国文人传统的书法作品久矣。

原因当然首先是书写工具的革命造成了文人和书法的疏离。学富五车的文人们写作不使用毛笔,他们使用钢笔、圆珠笔、蘸水笔还有电脑。不使用毛笔就不能掌握使用毛笔的技法,仅仅有了技法等于零,但是没有技法是零以下。如此,大多数专业书家等于零,大多数文人更在零以下,我们怎么能够看到真正好的书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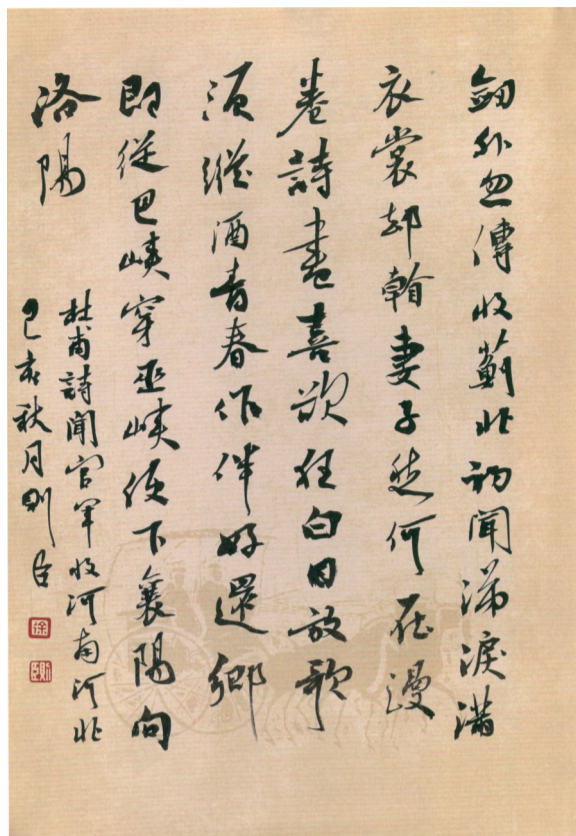
令人欣喜的是,有见识的专业书家拿起了书本。更加令人欣喜的是,有些学养深厚、才华横溢同时又有习书基础、受过技法训练、手感笔性极好的文人在从文之余将很大一部分精力和兴趣投入到和转移到书法创作上,诸般条件具备,他们创作出了观之令人陶醉的散发着浓郁的文人气息的书法佳作。徐则臣和李浩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徐则臣,“70后”作家,其作品曾获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大奖。他自幼习书,虽自谦习书断断续续,求学、工作,多年辗转,不能专注,但打小受过的技法训练是不会忘记的,已经发芽的书法种子是注定要成长的。他说,这些年来,自己的书法虽浅陋,但也惠及文学举杠铃,由字的间架结构到书作的布局谋篇,以至字与字间的勾连呼应及单字的飞白,都于他的写作有所潜移默化。那么反过来,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训练、探索和心得、经验又何尝不会对他的书法创作形成极大的影响呢?他推敲词句就是锤炼点画和线条,他摆布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就是在把握一幅书法作品字的大小错落和墨色深浅,而他的一部小说的谋篇布局不也就是对一幅书法作品的布局谋篇吗?试想,一位得了笔法、能挥如椽大笔写大作品的作家,一旦写起字来那岂不是厚积薄发,如同有千钧臂力的猛士提一个小马扎子吗?徐则臣的书法清雅、秀美、俊朗、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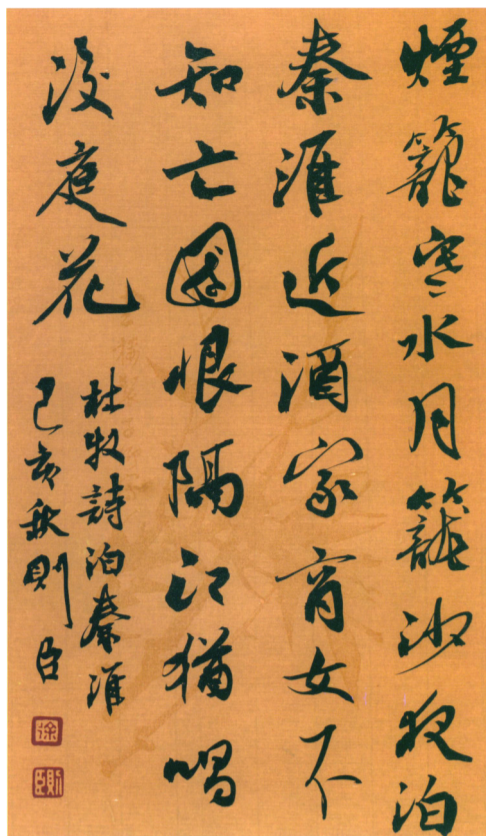
古,章法错落有致,极具书卷气。他的书法作品都是在小桌子上完成的,字幅都不大,这就对了,这就是文人书法应有的模样。作为包括鲁迅文学奖等在内的诸多文学大奖的获得者、我国“70后”作家的又一个不能不提的人,李浩的经历真有意思,他竟然是学美术出身的。从小爱好不算,他更是曾经受过几年专业的、科班的笔墨训练,书画技法显然已经全然不是问题。我们看他的作品,一笔一画全在绳墨中、规矩内。点画妩媚,线条洗练,布局简约、散淡,气息则是和徐则臣一样的高古。学美术出身



徐则臣作品



徐则臣作品



李浩作品



李浩作品

的李浩“不务正业”,走上文学之路,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李浩于文学创作之余并没有把毛笔完全扔掉,仍然涂涂抹抹,但却“没良心”地把本来属于自己专业的写和画称为“丧志之玩”。然而,古往今来又有哪幅书画作品是端着架子、使着牛劲、喘着粗气干出来的?韩羽先生说艺术是玩,但要玩之以恭。李浩的做法竟然和韩老先生的主张暗合啊。

玩吧!不管李浩还是徐则臣,构思长篇小小说可以使劲,写字则不必,就把写字当玩,当然要“玩之以恭”,玩着写是最好的状态,我不相信苏东坡他们会天天埋着头皱着眉头苦兮兮地临池不辍。

书法需要天赋,书法需要练习,书法需要涵养,三点齐备的徐则臣和李浩两位作家的书写是能够承袭中国书法传统的书写,我想,他们在书法道路上将取得更大的成功是无需赘言的。

中国美术馆上海音乐学院 共建美育基地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育的重要论述,做好新时代的美育工作,中国美术馆与上海音乐学院共建美育基地签约仪式于12月10日在中国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廖昌永,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远、张晴,中国美术馆党委副书记张百成,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谢苗苗等参加活动。仪式由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燕东升主持。吴为山与廖昌永代表院校双方签署了共建美育基地合作协议,双方代表共同为“美育基地”揭牌。

作为社会美育的大课堂,中国美术馆始终重视美育工作的改革研究和实践。近年来,中国美术馆不断创新美育方面的管理和服务模式,通过展览、研讨、讲座、机构合作等方式,促进美术馆与社会资源的互动互联、共建共享。上海音乐学院在美育方面有着引以为豪的传统和基因,作为一所专业性、研究型、国际化的高等学府,“上音人”传承不辍、砥砺前行,在人才培养和美育传承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成绩斐然。此次“美育基地”的建立,不仅成为中国美术馆和上海音乐学院间沟通交流的纽带,也将积极推动馆校间的深度合作和资源互补,充分发挥美育功能,共建共创文化育人的新模式。

10日晚,“中国古典诗词与书画——廖昌永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作为“中国美术馆之夜”的重要活动为冬日的北京又增添了一抹文化亮色。音乐会上,中国古典诗词与精美的馆藏书画在廖昌永悠扬的吟唱中珠联璧合,相映成趣。受邀艺术家、捐赠者、媒体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活动,共赏音乐之妙与书画之美。音乐会在《玫瑰三愿》中拉开序幕。在首位夺得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金奖的华人钢琴家孙颖迪的钢琴伴奏中,廖昌永为观众们带来了《踏雪寻梅》《枫桥夜泊》《大江东去》等十余首脍炙人口、经典的古典诗词吟唱作品,诗词与经典馆藏书画作品在廖昌永时而婉转、时而高亢的吟唱中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高雅享受,伴随着天使童声合唱团的伴唱,返场曲目《我和我的祖国》将音乐会推向高潮。



艺术与科技结合的“鹏吉尔”让人们看到的是一枚有着两面的硬币

□陈履生

博物馆的特色往往在于有效地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包括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又是与地域关联的一些特别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承。但是,并不是每一家博物馆都能很好地发掘和运用这些文化资源。对于文化资源的认识和把握,既需要知识的眼光,也需要审美的眼力。墨尔本博物馆的“first peoples”专题展览就是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的一个优秀的案例,是一场超级的视觉盛宴。

用科技的手段来提升和丰富展陈,是现阶段比较流行的方式,尤其是在中国的各级博物馆中,所谓的声光电的普遍应用,使得有些博物馆表现出像科技馆那样的景象,但是,科技水平不高,创意有限,却从一个方面消解了人们对文物和展品的关注。而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概念高于作品的问题,那么,这种科技的利用以及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应该怎样才是恰到好处?这里既有“度”,也有“质”。“first peoples”特展中有一处用枯树枝构成的像鸟巢一样的装置。虽然这个装置从外表上看并不起眼,它可能只是营造氛围的一种装饰,却与周边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烘托了原住民生活的氛围。这样一个由很多树枝以及其他具有澳洲特色的工艺品所构成的像居住场所的搭建,客观来看就是“巢”或“鸟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而它与四周独特的展览陈列设计之间的对比,却饶有兴味。

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神话传说中,受人尊敬并有着威严的楔尾鹰——鹏吉尔(Bunjil),通常被认为是先祖,是创造者之神,也是英雄。在维多利亚州中部,库林族则认为它是两个种族的祖先之一。楔尾鹰的学名为Aquila audax,是澳大利亚仅有的三种猛禽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体长81至120厘米,体重3到6千克,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楔形的尾羽。鹰与巢的关联是一种自然的状态。

所以,进入到博物馆中的“巢”之内,里面是漆黑一片,但是,头顶上却悬挂着一只光亮而翱翔的鹰,被称为“鹏吉尔的翅膀运动雕塑”(Bunjil's Wing Kinetic Sculpture)。显然,对其命名很困难,而对其描述也难以周全。它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装置,或可以看成是综合体,无论如何称为“动感雕塑”都是不确切的。其创作“灵感来自于连续性的概念和无所不在的创作本质”。动力形式象征着一只飞行中的创造者鹏吉尔。作品的整个结构跨度2.2米,而以楔形的羽翼的不断运动,表现了楔尾鹰的雄壮、矫健和威严。变动的形式如飞行中伸展的翅膀,是自然界中常见的普遍运动的样态——波浪的运动,山脉的线条,蝠鲼在水中的移动,蛇在陆地上爬行。而造型中参照了蝠鲼(Mobula)的形状,使得鹰的羽翼更加富有动感和韵味。

装置的视觉效果是独特的,而灯光的投射与不断变动的楔形羽翼的配合,绚烂的色彩与无穷的变化,加上富有感染力的音乐背景和富有诗意的旁白叙述,赋予了人工智能化的鹏吉尔以鲜活的生命,并传达了与鹏吉尔相关的创造的意义:鹏吉尔和土著祖先的精神。装置悬挂在巢内一个圆形房间的中央,每一个羽翼都以线与上方的装置相连。无疑,鹏吉尔在这一巢里是神秘的,它不仅让人们看到了翱翔在这片澳洲土地上的自然生态,还让人们看到了它的历史。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鹏吉尔,其超乎仿真技术的艺术创造,通过机械传动和各种高科技手段而呈现了一种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奥秘,也让人看到了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在这里已经不是简单的视频或动画,而是有着多方面联系的高科技手段的结合。首先,鹏吉尔是通过传动装置让它的每一个部分均匀而有序地飞翔,而在这样一种传动装置中,又和灯光、音响、数码编程等等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已经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艺术与科技的关系,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是一枚有着两面的硬币。

毫无疑问,这样的科技手段在博物馆中的呈现是很多博物馆难以望其项背的,也是难以想象的。而这

一作品并不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独立创作,而是一个由博物馆与社会结合的特别团队的精心打造。“鹏吉尔的巢”也被称为“创意影院”,它与鹏吉尔翅膀动感雕塑作为一个整体,由澳大利亚的艺术和设计团队集体创造,在“first peoples”关联的Yulendji集团的指导下,为墨尔本博物馆Bunjilaka土著文化中心的First Peoples特展而开发。是格伦·吉普赛(Glenn Romanis)、综合设计+建造(鹏吉尔的巢)、ENESS(鹏吉尔的翅膀的概念、设计、视觉和音效)和墨尔本博物馆(整体概念和设计)的创造性合作。还有在澳大利亚负有盛名的土著演员杰克·查尔斯和波林·惠曼的民歌和配音旁白。这样一种反映当代前沿科技的鹏吉尔出现在博物馆的特展之中,让人们看到了博物馆所具有的前沿性的文化特点。在这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前沿中,作为博物馆的一件展品,艺术与科技的呈现在博物馆中与公众见面,不同于其他的藏品或辅助展品的是为人们展现了当代艺术与科技结合的一种精彩。如果科技没有发展到如今这一阶段,人们就难以想象还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一种超越仿生的创造,也难以想象艺术的呈现可以通过科技的手段为博物馆的展陈带来生命的律动。

显然,参观者的进入是一种视觉和精神的体验,所连接的是维多利亚原住民从创世到今天的故事。这里的空间通过专门的设计而转化为有意义的互动体验,是一个多学科的设计公司在艺术和技术交叉点上的创造。鹏吉尔将虚拟世界与物理环境无缝焊接在一起,为观众提供了在博物馆中几乎看不到的新的内容。对观众来说,这也是难忘的独特体验。成立于1997年的ENESS是3D投影制图和实时互动艺术装置的先驱。他们为专业机构在特定场地内制作的互动艺术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博物馆或其他地方展出。无疑,这是价格不菲的,这也说明了墨尔本博物馆的实力。

艺术与科技融合的鹏吉尔为墨尔本博物馆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去看,去感受动态的创造;去感知,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视觉前沿